

开卷有益

唯有爱与激情方可为诗

——茶山青诗集《大理不止风花雪月》之“巍山”阅读记

□ 陈泽

“红色的高高墙体 / 像众多血肉堆砌起来一样”，这是茶山青诗集《大理不止风花雪月》（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4 年 12 月出版）之“巍山”《魁雄六诏的拱辰楼》中的两句，我之所以被它吸引，是因为诗句新颖、贴切，又能读出历史的疼痛和悲壮。

我印象中，似乎外地诗人写巍山拱辰楼、南诏古街等地标性建筑以及其他内容的诗歌不少，各有特色寓意和追求。同样，茶山青均以不一样的视角、感触与悟性，将拱辰楼拟人化，赋予直抵心扉的艺术张力与丰盈内蕴，留给读者相应的想象空间或进行二度创作难以绕开的切入点、同频共振点，我以为，这正是此首诗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所在。

《魁雄六诏的拱辰楼》如此，《东莲花村东莲花村的女子》亦然：“三面环水的水面起雾 / 从一枝枝莲花骨朵下腾起 / 缕缕飘飘荡荡的白雾 / 见到的楼阁感觉在云海之上。”

读着这样的诗句，我为诗人笔下超凡脱俗的景致陶醉怡然，更为诗人描绘歌咏的美丽温和的少女吸引——“像一枝枝出水的秀气的 / 才露尖尖角的荷 / 她们相继跟你打招呼问好 / 口音，软软的、绵绵的 / 让你感觉真的是天籁之音入魂。”

唯有爱与激情方可为诗，诗人毫不掩饰因美丽遇见而产生的激情与温情，既直抒胸臆，又善于提炼升华。激情加技巧，加与生俱来生命的纯粹和通透，自然而然成就了这首意趣情趣交融生辉的动人诗歌作品。

《千年命脉流下来的一滴命脉血》这首诗，打动我、感染我的，是“梦见一场盛宴一哄而散 / 残阳落山那一滴泪 / 是为落难的远祖流出来的泪 / 南诏宫延风云变幻 / 蒙氏家族八百人头落地”这样的诗句，意象独特，传递自然，令人唏嘘，甚而长太息以掩涕兮！

从诗中不难看出，诗人不仅了解南诏历史，尊重史实，而且怀有悲悯之心。而悲悯之心，是一个优秀诗人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。

诗人因为自身与巍山的渊源和血缘之故，写出的诗句让我为之动容，感慨不已：“距离巍山都不远 / 也不是不愿多回去看看 / 是生活从来不让自己随心所欲。”

这样的诗句，诗人遵从于内心情感的真实，又将生活的真谛和盘托出，引人深思，也颇耐咀嚼玩味。

《南诏故都，茶与茶姓人的根》这首诗，与《千年命脉流下来的一滴命脉血》一样，都是回溯自身根脉、和祖先对话、反躬自省的思想碰撞与情感结晶。

《不是一场鬼使神差的浩荡大雪》这首诗，

是写巍山马鞍山梨花的：“树树梨花 / 藏在巍山县境 / 羊脂玉一样的花世界 / 马鞍山的表白 / 是万千彝族儿女的万千心意。”

梨花是马鞍山万千彝族儿女的心意表白，这样的表白像梨花一样雅致纯洁，我乐于读到如斯熨帖干净的诗句，它使我眼前一亮的同时，也是一种洗礼身心的享受。

我向来认为，写诗不要面面俱到，不能拖泥带水，瞻前顾后，那样会影响诗的品位、韵味与内涵。

还有，写一首诗，或写一篇文章，总要给读者留下一些美好的、值得回味的东西，要么是独特新颖的句子，要么是启人心智的句子，要么是发人深省的句子，要么是引人共鸣的句子，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如果一首诗或一篇散文读完，读者感觉诗人、作家无病呻吟，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，必然因之无动于衷，或味同嚼蜡，乃至倒胃口，如是，还不如不写，免得浪费他人有限的光阴。

《那只叫我穷追不舍的雪狐》，是诗人写巍山马鞍山梨花的姊妹篇。这首诗，被诗人写得非常浪漫迷人：“这些年，雪狐再现 / 喜欢出入梨园 / ……这一世 / 再现的雪狐 / 转世为人 / 是穿白衣的妩媚女子 / 那一世，遇见 / 是梦中的一次遇见 / 一见惊艳，就叫我穷追不舍 / 不舍。”

“追着追着 / 雪狐忽然隐身不见 / 让风带来信 / 说，终有一世在梨园 / 让雨带来信 / 点点滴滴皆哭诉 / 说，缘在苦尽甘来日。”诗人笔下这只被穷追不舍的雪狐，最终还是没有被追到，为什么呢？诗人借雪狐的口给出了答案：“姻缘已过期 / 怪只怪你这一世早早出生。”

这样的结果，虽然出乎意料，却在情理之中：得不到的，往往又是最美的。何况雪狐是神一样的存在，转世为人，不过是“我对她穷追不舍”的精神的图腾和慰藉；“缘在苦尽甘来日”亦然不过是对失之交臂的美好情缘的不甘心，抑或不放弃而再次产生的如斯期许。

这些年，茶山青的诗歌作品，在写作手法上偏向口语化或以叙事见长，或叙事、口语兼容相融，在写作风格、写作态度上形成了清新明朗、天然去雕饰的特质架构，读之明白晓畅，趣味横生。可谓言之有物，言之有爱，言之有情，言之有景，言之有韵，言之有味。

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这些洋洋可观的诗歌作品，大多是诗人用脚丈量出来的，是诗人用眼睛观察出来的，是诗人用耳朵吸纳出来的，是诗人敏捷思维，灵动智慧的荟萃与结晶。远的不说，诗人最新集结出版的诗集《大理不止风花雪月》就是最好的见证。

新书速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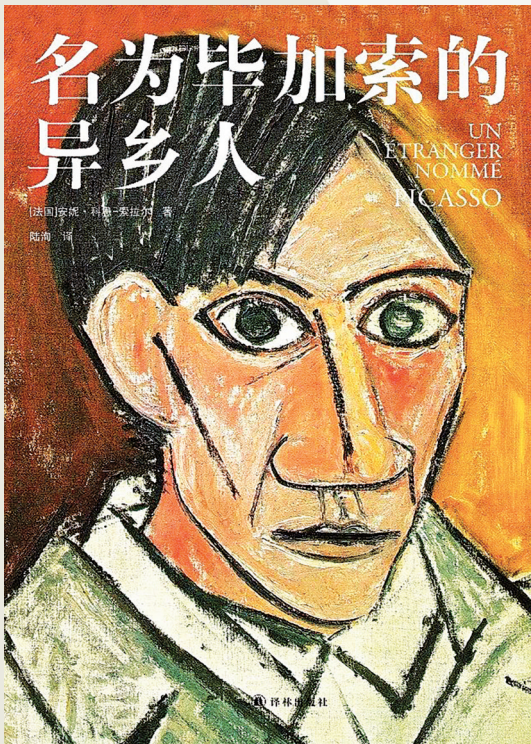
《生命时空：马王堆汉墓新论》
美国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室 编
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5 年 3 月第一版

《孟子》通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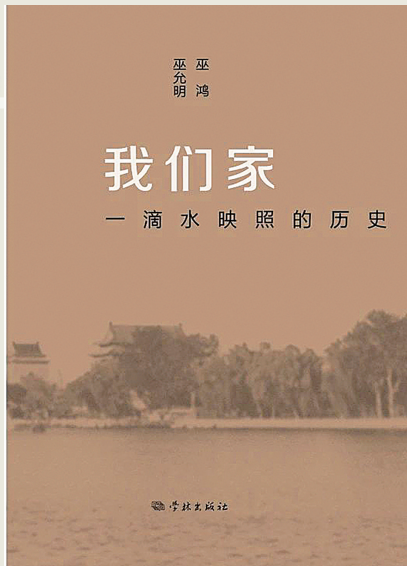
《孟子》通识
徐兴无 著
中华书局 2025 年 4 月第一版

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



《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》
[法]安妮·科恩-索拉尔 著 陆海 译
译林出版社 2025 年 4 月第一版

我们家



《我们家：一滴水映照的历史》
巫鸿 巫允明 著
学林出版社 2025 年 4 月第一版

杨玲读书 · 《本草纲目》



烟火人间藏本草

□ 杨艳玲

药有成性，本草有灵。翻开《本草纲目》，像一朵花在时光里重开，拉近我与故乡的距离，故乡的老街上，曾经的药房和联排的木格子药柜已无迹可寻，藏在某个房间里的《本草纲目》一书，却像黑夜里闪耀的星星一般，在文明与传承间流转，催促着我探秘的步伐，书本里的每一株本草，仿佛凝结着千年的光阴，在传承中裂变，于裂变中永生。

今年雨季漫长，我把耳朵藏在风雨中，试图从雨水的唠叨里，打探关于本草的秘密，这是一个万物生长的季节，明代药圣李时珍，是否也有在这样漫长的雨季中奋笔疾书的时候，他笔下的《本草纲目》，有天地精华的药材，同时也藏着济世苍生的密码，每一次靠近，都让我心存敬畏。李时珍耗费二十七年，以草木为笔，以天地为纸，耗费毕生心血编纂的“东方医学巨典”《本草纲目》，全书五十二卷，载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，载方一万多个，附图一千多幅，成了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。李时珍查历代典籍，踏万水千山，考证诸家本草，寒来暑往，穿越风雨，守着一盏孤灯，完成了这部十六世纪为止，中国最系统、最完整、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。明代文学家王世贞在《本草纲目》序中称该书为“性理之精蕴，格物之通典，帝王之秘籍，臣民之重宝”。

再读《本草纲目》，油墨的香气里多了很多插图，却少了爷爷在耳边喃喃讲述的细语。《本草纲目》是家中长辈言传身教时必备的工具书之一，从手抄本到印刷本，每一本医书上，都有长辈从毛笔到钢笔写下的一些备注和寄语。书香，混合着草药的香，仿佛就是时空中的任意门，将《本草纲目》送到我的面前。第一次读《本草纲目》是在幼儿时代。小时候，爷爷白天在诊所坐诊，晚饭后带我到我家附近的田埂上、小河边寻找植物，从每一株植物的根茎、枝条、叶片、花朵再到气味、手感，爷爷不放过每一个细节，一一给我介绍。回家后，爷爷会从书柜里拿出《本草纲目》一书，对照手里的植物，给我讲解。虽然对书本上的知识懵懵懂懂，但我还是记住了很多植物。现在想想，原来家中书籍“不可私藏，供传观学习”的家训，是想让“本草智慧”在传承中重新抽枝散叶，这或许也是中医文化源远流长的奥秘所在吧。

四季的炊烟里，飘着半部《本草纲目》，自然赐予我们美味的食物，也赐予我们对抗疾病的良药，草木石虫，皆可入药。在一次次往返于药铺和野外寻药的过程中，爷爷给我讲了很多与《本草纲目》有关的故事。比如，一位妇人因气血虚弱突然昏倒，家人惊慌失措，李时珍赶到后，让人取生姜捣汁，灌入病人口中，又用姜汁擦其四肢。不久，妇人苏醒。李时珍解释说：“生姜辛温，能通阳气，开窍醒神。”这一方法后来被民间广泛采用，至今仍有“姜汤救急”的说法。一女子因家庭矛盾“气绝身亡”，家人准备下葬。李时珍路过，见其面色不完全晦暗，脉象似有似无，断定是假死。他急取葱白炒热敷脐，又用艾灸人中穴。不久，女子苏醒。李时珍告诫：“人命至重，不可轻言放弃。”

虽然此生和中医无缘，但《本草纲目》是我读的第一本书，骨子里对本草世界有着莫名的喜欢。因为才疏学浅，无法与书中先贤对话，但可以了解本草的脉络，明了生命的走向，也是一件幸事。一株本草，生于自然，融入人间烟火，在千年的长河里，与生活息息相关。特别是随着养生、花茶、艾灸在年轻人中的兴起，本草以独特的方式滋养着现代文明，进入全球视野。比如，今年爆火的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自上映以来，已取得超 159 亿元人民币票房，与哪吒一起惊艳海外的，是一张泛黄药单掀起的中医文化巨浪。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解析了申公豹的“代购药单”，他表示，三七、蒲黄、茜草、当归……这些跃然纸上的药名，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，哪吒的莲藕肉身，藏着中医的“再生”智慧；混天绫的舞动轨迹，恰似马王堆《导引图》中天人合一的呼吸韵律，东方本草的魔力，从神话故事照进现实，从银幕传向世界。

李时珍的了不起之处在于，当欧洲人还在用“上帝创造的秩序”分类自然时，他以部为纲，以事项为目，创建了药史上新的科学体系。可想而知，李时珍在完稿后的十来年里，反复修改分类提纲，深入研究每种药物的气味、主治，详记附方，精绘药图，“三易其稿”是多么的不容易。李时珍“尝遍百草”，用“身如逆流船，心比铁石坚”的意志，“远穷僻壤之乡，探险仙麓之华”，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、求真务实，让《本草纲目》成为传世之作。

在明代医家知识体系中，无论是文人士大夫还是医生，往往抱持“儒医”情结。从李时珍的经历来看，他的父亲李言闻自然不愿让聪慧的小儿子李时珍再学医药，而把改换门庭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李时珍身上，奈何李时珍耳濡目染，真心喜欢学医，若没有他的坚持，就没有《本草纲目》。

在我的家族里，中医传承有 100 多年的历史，家族在定居永平县城之后的传承之路和“儒医”密切相关。家里留存的医术、家训，还有《永平县志》的记录都是佐证。爷爷自然也是精通医术和绘画的，爷爷画的“百草图”“猛虎下山图”“郑人拾履图”等画作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，小时候我总喜欢一放学就住爷爷的药铺和房间里跑，去翻看《本草纲目》里的一幅幅插图，《本草纲目》成了我打开本草世界的第一本书。

读《本草纲目》更像是博览世间万物，感受人间冷暖。本草有情，总是以不同的形式，滋养着一方百姓。自古以来，本草就与大理人的生活密不可分，从治病到养生，从饮食到谋生，形成了独特的大理“本草文化”。千百年来，三月街药材市场以“药香留住人潮”，是千年药香里流淌的坚守与传承，是每一个赶街人必须打卡的地方。据史料记载，自唐永徽年间起，三月街便因茶马古道与南诏大理国的商贸云集而兴起，其中药材交易尤其鼎盛，曾有“南方药市”之称。赶三月街，买道地药材也是大理人坚持很多年的习惯。好山好水出好药，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，大理州八个县获得“云药之乡”称号，种植中药材品种七十余个，去年中药材综合总产值超过了一百亿元，农人最珍贵的“本草记忆”，藏在最朴素的劳作里。

再读《本草纲目》，书中的那些本草，仿佛穿越生命的烟尘，温柔地照拂着现代人对健康的渴望与探索。近年来，中医养生健康夜市活动席卷全国，成了不少城市的“流量密码”。中医不再是抽象的阴阳五行，而是以一种更轻盈的姿态进入市井生活，为中医理念的传播与传承注入了满满的“烟火气”。各家中医院使尽浑身解数，把本草变成一个香囊、一杯茶饮、一道美食，让中医文化以轻盈时尚的姿态走入寻常百姓家。这种“年轻态打法”，狠狠拿捏住“脆皮打工人们”，让痴迷于养生又被工位困住的年轻人，走进本草、走向中医，激发出强烈的文化自信，促进了年轻人保健养生的“血脉觉醒”。《黄帝内经》中总结的“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”也成为许多“脆皮年轻人”的“续命指南”。时光流转，传承千年的本草，一程又一程，藏在三餐四季里，中医文化的生命力，不在于固守，而在于让每一株本草都带着时代的种子，在新的土壤里开出花来。

重读《本草纲目》，获得的不仅仅是本草的知识，更是一种打开世界秘境的方式。比如，青蒿素的发现，印证着《本草纲目》“青蒿治疟”的记载，这是一场跨越千年、前后辈同怀济世救人之心的，而不断延续的医学奇迹。一株小草改变世界，一缕药香穿越古今，从李时珍“尝百草”到 AI 医生开方剂，从丝绸之路到数字中医，从故宫联名中药香囊到国际时装周草药元素设计，本草在时间的隧道里始终是流动的文明，始终以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观，构建起独特的生命科学体系。中医药也在潜移默化中，以草木之柔软克刚之刚，以东方之答应世界之问，这就是中医文化的魅力所在。

每一味本草，都藏着山河岁月，悲欢温柔。李时珍在整理药材时，尤为推崇草木药材的“平和之性”。世界喧嚣，明白了生活的本质，我们就需要拒绝内耗，以平和之心，纵马青山心自远，且将琐事付春风。于我而言，安安静静地在《本草纲目》的褶皱里寻找生命的微光，是一大乐事。

阅享生活



街角书香慢时光

□ 霍永安

街头人潮吞没我的驻足。手机屏幕信息奔涌，行色将心灵压成纸片，第三十个世界读书日的热闹漫过街巷，我转念去寻一盏能让时光慢下来的灯，一盏为书而亮的灯。

东寺街拐角的旧书坊，木门“吱呀”推开，潮湿的书墨混着陈年木料气息扑面而来。店主老伯花镜的红绳悬在颈间，正踮脚调整顶层书架。我在书架底层摸到一本牛皮纸包裹的《边城》，滑落的糖纸书签上，蓝黑钢笔字洒着雨痕：“一九八五年春，防汛棚里读此书，竟忘了窗外暴雨。”墙角“待修补”的旧书捆上，麻绳结缠着几根银发。老伯说不久前有位客人认出那是父亲的糖纸，“老人家走前还念叨，说书里的溪水比眼前清亮”。阳光穿过积灰的窗棂，在泛黄插画上投下跳动的光斑，恍惚间三十年前的年轻人就着烛光，浸入了茶啊阿的山水。

街角的暖光引我推开了咖啡馆的门。吧台深处立着个缺角的粗陶炉，我挑了个杯口有茶渍的，手作纹路烙着掌心，像摸到书页里藏的沙粒。《小王子》封皮边角卷起，扉页歪扭的藏书章刻着“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”，不知是谁用铅笔补了句：“我爸也算，虽然他说自己生来就是大人。”小学生般的笨拙字迹，倒比印刷体更真。老板递来一块曲奇：“前儿有位大爷，愣把小王子画成戴草帽的老农，说像他老家模样。”指尖拂过书页的折痕，阳光在狐狸插画上晃动着，忽然觉得这满墙的书，多像被

无数双手焐热的星光，聚在城市的缝隙里。

路口的烤红薯香若有若无时，我停在了社区图书馆的落地窗前。两个穿校服的男孩正为《神奇树屋》里的恐龙争得面红耳赤。一位鬓角斑白的老人窝在藤椅里，茶杯轻轻一碰，茶渍在杯沿荡漾开来：“六零年，我在山沟教书。煤油灯下翻烂了半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书页熏得比灶膛还黑。后来发大水，啥都没顾上抢，只接着那书往高坡跑。书脊都泡软了，可里头的字还是硬邦邦的，跟保尔似的。”满屋的笑声里，他忽又摇了摇头，声音低下去：“如今学生拿着平板电脑，倒嫌保尔这人太死板，太能‘卷’。唉，是书里的那股硬气，硌不着他们的心坎了。”一笑融着隐约的花香，在光影里飘散。窗边一个小孩抱着绘本跑过，风掀起书页，像只起航的纸船。

地铁上邻座大哥的问题忽又浮上心头：“《边城》里的事，如今还有吗？”望着图书馆窗内的灯火，答案仿佛藏在老伯指尖划过书脊时那声微不可察的叹息里，藏在那块洒透时光的糖纸上。

街灯次第亮起，汇入流动的光河。女孩的绘本被风翻动，停在画着星球的页码。她踮起脚想把它插回书架高处，不小心碰倒了顶层的《小王子》。书脊轻轻磕在架上，“咚”的一声轻响，像谁在城市的喧嚣深处，低低地拍了一下巴掌。

经典书摘



我这一辈子，从来没有进过卫生院看过一次病。我都闷了，就去风中立上一刻，它会吹散我心底的愁云；我心烦了，就到河畔去听听流水的声音，它们会立刻给我带来安宁的心境。我这一生能健康地活到九十岁，证明我没有选错医生，我的医生就是清风流水，日月星辰。

——迟子建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

那些所有的，沿着群山边缘，沿着戈壁滩起伏不定的地势，沿着春夏寒暑，沿着古老的激情，沿着古老的悲伤，沿着漫漫时光，沿着深沉的畏惧与威严……而崎岖蜿蜒至此的道路，都被抛弃了。它们空荡荡地敞开着在荒野之中，饥渴不已。久远年代前留下的车辙梦一般印在上面。这些路，比从不曾有人经过的大地还要荒凉。

——李娟《我的阿勒泰》

（朱蕾 整理）